



大學衍義

二

服部文庫
117
212
2





大學衍義卷之一

帝王為治之序

宋 學士 真德秀 彙輯
明 史官 陳仁錫 評閱

堯典虞書篇名曰若稽古帝堯白若發語辭曰字與

考古之帝堯也曰放勳放至也亦廣大之意如欽明文

思安安欽敬也允恭克讓允信也光被四表格于上

下被及也四表四外也克明俊德以親九族明明之

也至也上天下地也九族既睦既睦也平章百姓平均也

百姓昭明昭明也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變時雍亦

明也。協，合也。於，美也。變，化也。堯，是也。雍，和也。

臣按此章紀堯之功德與其為治之次序也。自鴻荒以來，義農黃帝數聖人作，皆有功于生民，而堯之功為尤大。故曰放勳亦猶孔子稱堯曰巍巍乎其有成功也。欽明文思，堯之德也。欽謂無不敬，明謂無不照，文謂英華之發見，思謂慮之深遠，安安無所勉強之意，言其德性之美出乎自然，不待用力，所謂性之者也。允恭克讓，堯之行也。恭非飾貌，故曰允恭。讓非強為，故曰克讓。所謂安而行之者也。積諸中者，深厚則發

乎外者，光明故能覆育四表，而昭格兩間。此所謂帝者之德也。克明俊德，言能明其大德也。欽明文思者，衆德之目。大德則其總名也。明俊德者，脩身之事。親九族者，齊家之事。所謂身脩而家齊也。九族既睦，平章百姓，所謂家齊而國治也。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所謂國治而天下平也。明曰昭明明之至也。和曰協和之極也。曰於變則無民之不化，無俗之不美，雍雍乎如歲之春，此所謂帝者之治也。先言克明俊德，謂堯能自明其德，入言百姓昭明，謂民

亦有以明其德也德者人之所同得本無習息
 之間凡民局于氣稟蔽于私欲故其得不能自
 明必賴神聖之君明德為天下倡然後各有以
 復其初民德之明由君德之先明也夫五帝之
 治莫盛于堯而其本則自克明俊德始故大學
 以明明德為新民之端然則堯典者其大學之
 宗祖歟

臯陶謨亦虞書篇名臯陶舜之
 聖臣謨其所陳之謀也曰慎厥身脩思永
 也。厥其惇叙九族。惇厚也。庶明勵翼。庶明謂眾賢
 也。永長也。惇叙九族。叙次也。庶明勵翼。庶明謂眾賢
 也。勵勉也。翼也。輔也。可遠在茲。而及遠也。茲此也。可推也。

臣按臯陶為帝陳謨未及他事而首以慎脩其
 身為言蓋人君一身實天下國家之本而謹之
 一言又脩身之本也思永者欲其悠久而不息
 也為人君者孰不知身之當脩然此心一放則
 能暫而不能久必也常思所以致其慎者今日
 如是明日亦如是以至無往而不如是夫然後
 謂之永不然則朝勤而夕怠乍作而遽息果何
 益哉後世人主有初而鮮終者由不知思永之
 義故也謹則常敬而無忽思則常存而不放脩
 身之道備于此矣然後以親親賢賢二者繼之

九族吾之屏翰也。必有以篤叙之。使均被其恩。眾賢吾之羽翼也。必有以勸勵之。使樂為吾助。身為之本。而二者又各盡其道焉。則自家可推之國。自國可推之天下。其道在此而巳。中庸九經之序。其亦有所祖歟。

伊尹作伊訓。商書篇名。伊尹。湯之聖。相。湯孫太甲立。又相之。曰。今王嗣厥德。謂繼也。今王指太甲。謂繼成湯之德也。罔不在初。初。謂即位之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於四海。

臣按此。即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序也。成湯蓋躬行之故。伊尹舉之以訓太甲也。欲繼成湯之德。

當在嗣位之初。初焉不謹。未有能終者也。德者何。愛親敬長是也。人君之于天下。當無所不愛。而立愛則自親始。當無所不敬。而立敬則自長始。二者愛敬之本也。本既立。則自家而國。以及于天下。無不在吾愛敬中者。苟無其本而逆施焉。則其愛為悖德。其敬為悖禮。豈先王出治之道哉。

詩思齊之二章。思齊。太雅篇名。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刑。者。儀。刑。之。刑。寡。妻。嫡。妻。也。御。治。也。臣按此詩之序曰。文王所以聖也。說者謂文王。

解在進
說似反

世有賢妃之助故能成其聖德然后妃之所以
賢則又本于文王之躬化故詩人歌之曰刑于
寡妻言文王之德儀于閨門也閨門正矣次及
于兄弟以治于家國無不正焉其本皆自文王
之身始孟子舉此詩以告齊王而斷之曰言舉
斯心加諸彼而已文王非人人化之也脩吾身
於此而其效自形於彼故當是時內而后妃有
躬儉節用之德無險詖私謁之心公子皆信厚
王姬亦肅雍則化行於家矣中林武夫莫不好
德汝墳婦人勉夫以正則化行於國矣視堯典

之言若出一揆此帝王所以同道歟

易家人卦名象曰孔子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

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

謂也嚴尊也君長也父父子子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

正正家而天下定矣象曰亦孔子風自火出家人君子

以言有物而行有恒卦體離下巽也上九威如吉象

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臣按家人一卦皆言治家之道二以陰爻居內
卦之中女正位乎內之象也五以陽爻居外卦
之中男正位乎外之象也古者為宮室辨內外

男子居外。凡梱外之事屬焉。女子居內。凡梱內之事屬焉。各有攸主。不相侵紊。自士庶人以。皆然而人君之家所繫為尤重。故禮有之曰。天子聽男教。后聽女順。天子聽外治。后聽內職。古者於男女內外之辨。其嚴如此。豈私意為之哉。天陽為健。主生覆於上。地陰為順。主形載於下。此天地之正理也。男以剛健為德。而所職者斷制女。以柔順為德。而所職者奉承。男女各得其正。則合乎天地之理矣。一失其正。則悖乎天地之理矣。治家以嚴肅為本。父母者一家之君嚴

則家政舉。不嚴則家政壞。然所謂嚴者。非猛暴之謂也。父盡父之道。子盡子之道。推之兄弟夫婦。莫不盡其道。上下肅然。無或少紊。如此則家道正。人君之家正。推之於天下。無不正者。故曰。正家而天下定矣。卦體內離外巽。故言風自火出。君子觀此卦之象。知天下之事莫不由內而出。以家與國言。則國之治亂。自家而出。以身與家言。則家之正否。自身而出。故治國在於正家。而正家又在於反身。吾身言行一有不謹。則無以律其家矣。故言必有物。物謂有其實也。行必

有常常謂有常度也。言行必謹，吾身脩矣，推之家國無不可者。上九，一爻復言治家之道，嚴威則吉，聖人慮後世昧其本旨，或以猛暴為威，不知治身弗嚴，以威加人，未有能服之者，故以反身言之。欲人君自反其身，一言一動凜然不苟，是則所謂威如也。合象象而觀，則家為天下之本身，又為家之本，蓋斷斷乎有不可易者。

大學禮記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親當，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

格物要處
全在誠意
是立至誠
之心以格
之非泛格
也所以一
頭緊着身
心一頭緊
着天下國
家再無不
闕痛痒者
故曰格

則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治平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臣按堯典諸書皆自身而推之天下，至於先之以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而後次之以脩其身，則

自大學始發前聖未言之蘊示學者以從入之塗厥功大矣。

中庸亦禮記篇名。孔子之孫子思所撰也。子思名伋。曾子之門人也。凡為天下國家

有九經經者經緯之經曰修身也尊賢也尊猶敬也親親也上親字謂

新陸之也。下親字。宗族內外之稱。敬大臣也體羣臣也體言體郵之如其身也。

子庶民也庶衆也。言以子視其民也。來百工也來如招之來柔遠人也

柔謂撫柔之柔懷諸侯也懷猶念也脩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

親則諸父昆弟不怨諸父謂伯父叔父也。昆凡也。敬大臣則不眩

眩惑也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于庶民則百姓勸來百

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

之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去讒遠色賤貨

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

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

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廩稱

事既讀日餼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

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

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

以行之者一也。

先儒呂大臨曰天下國家之本在身故脩身為九經之本然必親師友然後脩身之道進故尊賢次

大學衍義 卷之九
之道之所進莫先其家故親親次之由家以及朝廷故敬大臣體羣臣次之由朝廷以及其國故子庶民來百工次之由其國以及天下故柔遠人懷諸侯次之此九經之序也視羣臣猶吾一體視百姓猶吾子此視臣視民之別也

朱熹曰脩身道立以下言九經之効也道立謂道成於已而可爲民表所謂建其有極是也不惑謂不疑於理不眩謂不迷於事敬大臣則信任專而小臣不得以間之故臨事而不眩也來百工則通功易事農末相資故財用足柔遠人則天下之旅

皆悅而願出於其塗故四方歸懷諸侯則德之所施者博而威之所制者廣矣故曰天下畏之

或問九經之說奈何**朱熹曰**不一其內則無以制其外不齊其外則無以養其中靜而不存則無以立其本動而不察則無以勝其私故齊明盛服非禮不動則內外交養而動靜不違所以爲脩身之要也信讒邪則任賢不專徇貨色則好賢不篤賈捐之所謂後宮盛色則賢者隱微佞人用事則諂臣杜口蓋持衡之勢此重則彼輕理固然也故去讒遠色賤貨而一於譽德所以爲勸賢之道也親

之欲其貴愛之欲其富兄弟婚姻欲其無相遠故
 尊位重祿同其好惡所以為勸親親之道也大臣
 不親細事則以道事君者得以自盡故官屬眾盛
 足任使令所以為勸大臣之道也盡其誠而恤其
 私則士無仰事俯育之累而樂趣事功故忠信重
 祿所以為勸士之道也人情莫不欲逸亦莫不欲
 富故時使薄歛所以為勸百姓之道也日省月試
 以程其能既廩稱事以償其勞則不信度作淫巧
 者無所容情者勉而能者勸矣為之授節以送其
 往待以委積以迎其來因能授任以嘉其善不強

其所不欲以矜其不能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

於塗矣無後者續之如周武王立於夏商之後已滅者封之如齊

桓公封衛國治其亂使上下相安持其危使大小相恤

朝聘有時而不勞其力貢賜有度而不匱其財則

天下諸侯皆竭其力以蕃衛王室而無倍畔之心

矣凡此九經其事不同然總其實不出乎脩身尊

賢親親而已敬大臣體羣臣則自尊賢之等而推

之也子庶民來百工柔遠人懷諸侯則自親親之

殺而推之也至於所以尊賢而親親亦曰脩身之

至然後有以各當其理而無所悖耳曰親親而不

此為周政
註解乃有
宗室任將
相表表可
紀者正不
須一例故
又有親而
實之說也

言任之以事者何也。曰此親親尊賢並行不悖之道也。苟以親親之故不問賢否而輕屬任之不幸而或不勝焉治之則傷恩不治則廢法是以富之貴之親之厚之而不曰任之以事是乃所以親愛而保全之也。若親而賢則自當置之大臣之位而尊之敬之矣。豈但富貴之而已哉。觀於管蔡監商而周公不免於有過及其致辟之後則惟康叔聃季相與夾輔王室而五叔者有土而無官焉則聖人之意亦可見矣。曰信任大臣而無以間之故臨事而不眩使大臣而賢也則可其或不幸而有趙

高朱异虞世基李林甫之徒焉則鄒陽所謂偏聽生姦獨任成亂范雎所為妬賢嫉能御下蔽上以成其私而主不覺悟者亦安得而不慮耶曰不然也彼其所以至此正坐不知九經之義而然耳使其明於此義而以脩身為本則固視明聽聰而不可欺以賢否矣能以尊賢為先則所置以為大臣者必不襍以如是之人矣不幸而或失之則亦亟求其人以易之而已豈有知其能為姦以敗國顧猶置之大臣之位使之姑以奉行文書為職業而又恃小臣之察以防之哉夫勞於進賢而逸於得

人任則不疑。而疑則不任。此古之聖君賢相所以誠意交孚。兩盡其道。而有以共成正大光明之業也。如其不然。將恐上之所以猜防畏備者愈密。而其為眩愈甚。下之所以欺罔蒙蔽者愈巧。而其為害愈深。不幸而臣之姦遂。則其禍固有不可勝言者。幸而主之威勝。則夫所謂偏聽獨任。御下蔽上之姦。將不在於大臣。而在於左右。其為國家之禍尤有不可勝言者矣。嗚呼危哉。

熹又曰。一者誠也。一不誠。則九者皆為虛文矣。臣按九經之說。朱熹盡之矣。或謂大學先言誠

意正心。而後脩身。中庸九經之序。乃自脩身始。何耶。曰。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此所謂敬也。敬則意誠。心正在其中矣。熹之以一為誠。何也。曰。天下之理。一則純。一則雜。純則誠。雜則妄。脩身不一。善惡雜矣。尊賢不一。邪正雜矣。不一不雜。非誠而何。故舜曰。惟一。伊尹曰。克一。中庸曰。行之者一。

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臣按孟子謂天下國家乃世人常常稱道之言

而不知國乃天下之本。家乃國之本。身又家之本。其言蓋有序也。本猶木之根本。根固而後枝葉盛。為治本末亦猶是也。然大學言心。而此不言心者。蓋誠意正心皆修身之事。言身則心在其中矣。

孟子曰。道在邇而求諸遠也。邇近也。事在易而求之難。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

臣按戰國之時。學道者不求之近而求之遠。不知堯舜之道不離於徐行後長之際。而仁義之實止在乎尊親敬長之間。圖事者不求之易而

求之難。不知闢土地。朝秦楚。有甚於緣木求魚。而老吾老。幼吾幼。則天下可運之掌。故孟子切切以告時君。欲其反求之吾身。而不責效於天下。蓋人君能親其親。則人亦莫不親其親。能長其長。則人亦莫不長其長。舉天下之人而各親親。各長長。則和順輯睦之風行。而乖爭陵犯之俗息。天下其有不平者乎。是亦由一家以達天下之意。

荀子名况請問為國。曰。聞脩身矣。而未聞脩國也。君者槃也。槃圓而水圓。君者孟也。孟方而水方。君者源也。

源清則流清源濁則流濁

臣按荀况之意謂君身正則臣民亦正故多為之喻如此亦有指哉

正已而物正有許多在大天次第

董仲舒漢武帝時人對策曰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正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也是以陰陽和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殖臣按仲舒之論自孟子之後未有及之者蓋朝廷者天下之本人君者朝廷之本而心者又人君之本也人君能正其心湛然清明物莫能惑

則發號施令罔有不臧而朝廷正矣朝廷正則賢不肖有別君子小人不相易位而百官正矣自此而下特舉而措之耳夫天之與人本同一氣人事正則正氣應之此善祥之所由集也人事不正則邪氣應之此災異之所由臻也其本在人君之一心而已嗚呼可不謹歟

揚子名雄字子雲漢成哀間大儒著法言或問大曰小問遠曰邇未達曰天下雖大治之在道不亦小乎四海雖遠治之在心不亦邇乎

臣按道即理也天下雖大同此下理人君所為

循理則治。悖理則亂。故曰治之在道。四海雖遠。同此一心。人君心正則治。心不正則亂。故曰治之在心。下理可以貫萬事。治大不在小乎。下心可以宰萬物。治遠不在邇乎。

周惇頤。字茂叔。道州營道人。本朝熙寧元豐間。以郎官為監司。著太極圖說。通書。得孔子孟之

指曰。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

則猶本必端。端本誠心而已矣。則必善善則和親而已矣。

兄弟夫婦之屬。和猶睦也。家難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疎。家人離必起於婦人。故睽次家人以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行也。

睽家人皆易之卦名也。睽卦兌上離下。兌少女也。離中女也。二

女同居而異意。故為睽。睽之象。堯所以釐降二女于漚汭。舜可禪乎。

吾茲試矣。釐。理也。降。下也。漚。汭。水名。是治天下觀于家治。

家觀于身而已矣。身端心誠之謂也。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

復。反也。不善之動。妄也。妄復則无妄矣。无妄則誠焉。故无妄次復而曰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深哉。无妄復亦二下卦也。

臣按惇頤之言與前聖實相符矣。蓋心不誠則私意邪念紛紜交作。欲身之脩得乎。親不和則閨門乖戾。情意隔絕。欲家之正得乎。夫治家之難所以甚於治國者。門內尚忍易於捨義。世之

大學衍義 卷之一
人固有勉於治外者矣。至其處家則或徇於妻妾之私，或牽於骨肉之愛，鮮克以正。自檢者而人君尤甚焉。漢高帝能誅秦滅項而不能割戚姬如意之寵，唐太宗能取孤隋攘羣盜而閨門慙德，顧不免焉。蓋踈則公道易行，親則私情易溺。此其所以難也。不先其難，未有能其易者。漢唐之君立本作則，既已如此，何怪其治天下不及三代哉？夫女子陰柔之性，鮮不妬忌而險詖者。故一女同居，則猜間易生；堯欲試舜，必降以二女者，能處二女則能處天下矣。舜之身正則

刑家如此，故堯禪以天下而不疑也。身之所以正者，由其心之誠。誠者無他不善之萌動于中，則亟反之而已。誠者天理之真，妄者人爲之僞。妄夫則誠存矣，誠存則身正，身正則家治，推之天下，猶運之掌也。惇頤之言淵乎哉。

大學衍義卷之一終

大學衍義卷之二

宋 學士 真德秀 彙輯

明 史官 陳仁錫 評閱

帝王為學之本

堯舜禹湯文武之學

大禹謨

道心惟微 惟精惟一 允執厥中

朱熹曰：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其見於經，則允執厥中者，堯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之所

大學衍義卷之二

宋 學士 真德秀 彙輯

明 史官 陳仁錫 評閱

帝王為學之本

堯舜禹湯文武之學

大禹謨 虞書篇名。紀大禹所陳之謀謨。 帝曰來禹 此舜命禹之辭。 人心惟危

道心惟微 惟精惟一 允執厥中

朱熹曰：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

矣。其見於經，則允執厥中者，堯之所以授舜也。人

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之所

大學衍義 卷之二
以授禹也。堯之一言至矣，盡矣，而舜復益之。以三言者，則欲以明夫堯之一言必如是，而后可庶幾也。夫心之虛靈知覺，大而巳矣，而以爲有人心道心之異者，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而所以爲知覺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難見。爾然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二者雜於方寸之間，而不知所以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無以勝人欲之私矣。精大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也，則守其本心之正。

而不離也。從事於斯，無少間斷，則道心常爲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爲，自無過不及之差矣。夫堯舜禹天下之大聖也，以天下相傳，天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聖行天下之大事，而授受之際，丁寧告戒，不過如此，則天下之理，豈有以加于此哉。

臣按人心惟危，以下十六字，乃堯舜禹傳授心法萬世聖學之淵源。人主欲學堯舜，亦學此而已矣。先儒訓釋雖衆，獨朱熹之說最爲精確。夫所謂形氣之私者，指聲色臭味之欲而言也。性

命之正者指仁義禮智之理而言也。聲色臭味之欲皆發於氣，所謂人心也。仁義禮智之理皆根於性，所謂道性也。今即人主一身言之，宮室之欲其安，膳服之欲其美，與夫妃嬪侍御之奉，觀逸游田之樂，此人心之發也。是心為主而無以裁制，則物欲日以滋，其去桀紂不遠矣。知富貴之不可恃，而將之以憂勤，知驕侈之不可肆，而節之以恭儉，知旨酒厚味為迷心之鳩毒，思所以節之，知淫聲美色為伐性之斧斤，思所以遠之，此道心之發也。是心為主而無以沮喪，則理

義且克其去堯舜不遠矣。人心之發如錐鋒，如悍馬有未易制馭者，故曰危道心之發如火始然，如泉始達，有未易克廣者，故曰微。惟平居恭敬自持，察一念之所從起，知其為聲色臭味而發，則用力克治，不使之滋長，知其為仁義禮智而發，則一意持守，不使之變遷。夫如是，則聖義常存而物欲退，聽以之酬酢萬變無往而非中矣。蓋主於中則曰道心，形諸用則曰中道，本非二事也。欲學堯舜者，其惟用力於此乎。

上章只為
幾個百姓

益稷

亦虞書
篇名

禹曰都

都美也

帝慎乃在位，帝曰俞

俞也

既命禹又命益復又命其皇夢罷也只為幾個百姓所以至媿

大學衍義

卷之二

三

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幾微也康安也其彌直惟動不應後

志不待也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申重也休美也

臣按禹既以謹之一言戒帝矣猶謂未盡其義

又為三言以敷析之安汝止者謂安其心之所

止也人之中心靜而後能動定而後能應若其

膠膠擾擾將為物役之不暇又何以宰萬物乎

先儒謂心者人之北辰惟居其所故能為二

十八宿之綱維心惟安所止故能為萬事之樞

紐然欲其常安則有道焉幾者念慮萌動之初

康者治安愉佚之際幾微之不察則喜怒哀樂

有時而失節治安之不戒則盤樂怠傲有時而

或肆如是而欲安所止其可得乎曰安止曰幾

康者聖人養心之要法也心得其養則能慎乃

在位矣又必輔弼之臣莫非正直則內外交養

無時而不安非惟人應之天亦應之矣舜以精

一執中告禹禹復以安止幾康告舜用功若異

而歸宿實同欲知舜禹之學者合而玩之可也

仲虺之誥商書篇名仲虺湯之左相作此以告成湯曰德日新萬邦惟懷

志自滿九族乃離志者心之所存也離散也王懋昭

大德建中于民建立也中者無過不及之謂以義制事制也以禮

大學衍義

卷之二

堯舜禹湯文武之學

四

制心垂裕後昆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已若者十好問則裕自用則小

臣按此仲虺勉湯之辭欲其於身心用其功也德脩於身者日新而不已則萬邦惟懷所謂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也心之所存者驕盈自足則九族乃離所謂寡助之至親戚畔之也日新則日進一日堯舜兢業之事也自滿則日息一日後世人主不克終之事也治亂之分在此而已懋昭大德卽所謂日新其德也懋者欲其常勉昭者欲其常明此心無時而不勉則其德無時

而不明懋之一言乃其機括也大學所引湯之盤銘卽其事也懋昭大德者脩身之事大學所謂明明德也建中于民者以身率人之事太學所謂新民也中者民性之本然惟因物有遷故失其正聖人以身爲民之極使望而趨之皆歸於中此所謂建中于民也然其道豈有他哉以義制事以禮制心而已蓋事有萬端未易裁處惟揆之以當然之理則舉措適當無一事之不中矣心有萬慮未易執持惟內主於敬而視聽言動不敢肆焉則周旋中禮而無一念之不

中矣。已之中，乃民之所由中也。夫王者所以為法後世者，義與禮而已。道備於身而無闕，則法垂於後而有餘。然必不恃已之善，以資夫人之善，乃可以興。反是則危亡之道也。虛心好問，則天下之善皆歸于我，豈不裕乎？矜能自任，則一已之善，其與幾何？豈不小乎成湯，聖人也。而仲虺勉之，以學丁寧切至。有如此者，後之人主可不深味其言。

伊尹作咸有一德。亦商書篇名，作此以告太甲。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躬身也。暨及也。咸皆也。又曰：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

下是太極
日新是無
極而太極

動罔不凶。又曰：終始惟一，時乃日新。又曰：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也。協合也。

臣按：孟子曰：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又曰：湯武身之也，則成湯之聖，蓋由學入。而其所以有一德者，伊尹輔佐之力也。伊尹至此，又舉以告太甲焉。一者何？純而不雜，常而不息之謂也。吉凶者，善惡之應，人之秉德也。純善而能常，則動無非吉矣。不純乎善，而人欲參之，不常乎善，而人欲間之，則二三其德，而動無非凶矣。易以日新為盛德，先儒謂人之學，不日進則日退，故

凡有四端
于我者正
謂正于三
也

德不可以不日新不日新者不一害之也始勤而終怠始敬而終肆以一出入之心為或作或輟之事德何自而新乎終始之間常一不變則德日以新矣然德無定名有凶有吉將何所擇而師之要富主其善者以為師善者斯德而不善者非德也善無定體將何所擇而主之要當以協于一者為主一者斯善而不一者非善也天下之理凡出于一者無有不善如乍見入井之孺子而惻隱興焉此時未有他念之雜一而善也纔有納交要譽之心則不一而非善矣

故考德者以善為主而擇善者又以一為主太甲悔過遷善之後伊尹猶慮其擇善未精執德不定而轉移于他日故特作一德之書以告之而精要莫切於此數語嗚呼惟精惟一舜將遜位而後以告禹咸有一德伊尹將告歸而後以告太甲付授丁寧之意如此為人若者可不味斯言乎

周公作立政周書篇名公作文王惟克厥宅心宅心謂安宅其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臣按文王之宅厥心即太禹所謂安汝止也堯

舜以來累聖相傳一本乎此成王即政之始周公恐其知文王之治法而未知文王之心法也故作此書以立政為名所陳皆命官用人之事而必以宅心為先蓋用人乃立政之本而宅心又用人之本也夫政事之脩廢由用人之得失為人君者孰不知之而用舍之間鮮不易位者心無定主而是非邪正得以眩之故也文王惟能安定其心故能立此常事司牧之人皆賢而有德者心猶水然撓而濁之不見山嶽淵澄弗動毛髮燭焉惟至公可以見天下之私惟至正

可以見天下之邪惟至靜可以見天下之動文王之用人所以皆適其當者由其能宅心之故也文王生知之聖若無所事乎學而其所謂克宅心者是乃文王之學也然不曰克宅厥心而曰克厥宅心者亦猶臯謨不曰慎脩厥身而曰慎厥身脩也讀者其可以辭害意哉

洪範周書篇名洪大也範法也言治天下之法也商曰祀周曰年箕子王訪于箕子武王勝殷殺紂立紂子武庚以箕子歸而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訪問之箕國也子爵也相協厥居相助也我不知其彙天陰騭下民陰默也相協厥居相助也我不知其彙

倫攸叙攸所也叙次也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陴

洪水沮陳其五行鯀禹之父也陳列也帝乃震怒帝即

土宰之謂不昇洪範九疇與也疇類舜倫攸叙初

則殛殛外舜殛之干羽山而死禹乃嗣興禹舜之子

也與起也天乃錫禹洪範九疇錫亦舜倫攸叙初

一曰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次二

曰敬用五事一曰視二曰聽三曰思四曰心五曰德次三曰農用八政

六曰司寇一曰貨二曰祀三曰師四曰司空五曰司徒次四曰

協用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時次六

五曰建用皇極建立也皇君也極至也立極于次六

五行不言

曰又用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次七日

明用稽疑稽決疑惑故曰明用次八曰念用庶徵

時徵驗也念謂念念在此次九曰嚮用五福二曰

者所好者善也考終命者得正而終也嚮慕也威

用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

則康寧之反惡與弱則攸好德之反也疾與憂

極謂窮極也與皇極之義不同威猶畏也

臣按武王克商之初未皇他事首以舜倫之叙

訪于亡國之臣訪云者不敢召而就問之也舜

倫者治天下之常理先後本末各有自然之理

非人之所為乃天之所設也天之於民既默陟

之於善。又助合其厥居。然君師治教之責。則於我乎屬。我乃未知常理之次叙焉。此所以問于箕子也。堯憂洪水。使鯀治之。鯀不能因性順導。顧乃隄而塞之。以激其勢。水既失性。火木金土。從而汨亂。蓋水者五行之首。一行亂則五者皆亂矣。五行。天之道。鯀汨而亂之。則逆乎天矣。故天動威怒而不與。以太法九疇。鯀以歿。禹繼而興。隨山濬川。行所無事。而水患以平。天乃以大法九疇與之。神龜負文出於洛水。龜所負者數。爾大禹聖人。心與天通。見其數而知其理。因次

不患無理而患無數
天一地二
理軌大乎

此有分理
數為二學
問更無歸
一是猶岐
性命而二
之也

之以為九類。即今九疇是也。初一至次九。即所謂彛倫也。五行者。天之所生。以養乎人者也。其氣運乎天而不息。其材用於世而不匱。其理則賦于人而為五常。以天道言之。莫大於此。故居九疇之首。五事者。天之所賦。而具乎人者也。貌之恭。言之從。視之明。聽之聰。思之睿。皆性之本然也。必以敬用之。則能保其本然之性。不以敬用之。則貌必至於嫚。言必至於悖。以視聽則昏。且窒。以思慮則粗且淺。而本然之性喪矣。五者治身治心之要。以人事而言。莫切於此。故居五

行之次身心既治然後可施之有政食貨生民之本衣食既足不可忘本故有祀焉司空居民既得其安矣又有司徒之教焉教之而不從者又有司寇之刑焉接遠人以禮而威天下以兵凡此皆所以厚民生故曰農用八政民政既舉則欽天授人有不可後於是繼以歲月日時星辰曆數之紀推步占驗必求以合乎天故曰協用五紀皇者君之稱極者極至之義標準之名位乎中而四方所取則也故居人君之位者由一身而至萬事莫不盡至而後可以為民之極

在刑皆是
原一在事

建者立之於此而形之於彼之謂故曰建用皇極至於正直剛柔之施又必視時之治否因俗之強弱君當攬權無使威福之移于下臣當循法無使顛恣而僭乎上為治之道無越乎此故曰又用三德國有大事必先詳慮於已而後謀之於人人不能決則又諏之卜筮以決之於天人相參事無過舉所以保其極而不失也故曰明用稽疑五事之得失極之所以建不建也然何從而驗之觀諸天而已雨暘燠寒風皆以其時則建極之驗也五者常而無節則不極之

字鄉字

驗也。天人相應，若影嚮然。人君所當念念而致察也。故曰：念用度，徵皇極，建則舉世之人皆被其澤，而五福應之。故堯舜之民無不仁，且壽考。此人君之所當嚮慕也。故曰：嚮用五福，皇極不建，則舉世之人皆蒙其禍，而六極隨之。故桀紂之民無不鄙，且夭者，此人君之所當畏懼也。故曰：威用六極，洪範九疇六十有五字，爾而天道人事無不該焉。原其本，皆自人君一身始。此武王之問箕子之言，所以為萬世著龜也。

禮踐阼篇

大戴禮篇名

武王踐阼三曰

君者君之階故人君即位謂之踐阼

召師尚父而問焉。即太公望曰：黃帝顓帝之道存乎？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齋矣。齋三日，王端冕，師尚父亦端冕，奉書而入，王東面而立，師尚父西面，道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強則枉，弗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萬世王聞書之言，惕若恐懼，而為戒書於席，之四端為銘焉。於几於鑑，於盥槃於盥於杖於帶於履屨於觴豆於戶牖於劔弓矛為銘焉。

臣按武王之始克商也，訪洪範於箕子，其始踐阼也，又訪丹書於太公，可謂急於聞道者矣。而

大學行義

卷之二

堯舜禹湯文武之學

十一

大學後身 卷之二
太公望所告不出敬與義之二者。蓋敬則萬善俱立。怠則萬善俱廢。義則理爲之主。欲則物爲之主。吉凶存亡之所由分。上古聖人已致謹於此矣。武王聞之。惕若戒懼。而銘之器物。以自警焉。蓋恐斯須不存。而怠與欲得乘其隙也。其後孔子贊易於坤之六二。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先儒釋之曰。敬立而內直。義形而外方。蓋敬則此心無私邪之累。內之所以直也。義則事事物物各當其分。外之所以方也。自黃帝而武王。自武王而孔子。其皆一道歟。

以上叙堯舜禹湯文武之學。或謂堯舜而下皆生知之聖。今以學言。何哉。蓋生而可。知者。義理之源。爾若夫治已治人之法。固不能無待於學也。傳稱堯舜禹湯莫不有師。攷之論語。則信而好古者。孔子之所自許也。學之不講者。孔子之所嘗憂也。又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也。又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不如丘之好學也。則雖生知之聖。未有不從事于學者。然自商以前。未有學之名。觀書所載。數聖人之心。

傳面命與君臣之間胥訓胥告者無非學也。願治之主誠卽其全書而熟復之則千載聖學之源流將瞭然於胷中。彊勉力行二十帝王主之盛可以企及也。今特撮其大要著之於篇以見學者有本云。

大學衍義卷之一終

大學衍義卷之三

宋 學士 真德秀 彙輯

明 史官 陳仁錫 評閱

帝王爲學之本

商高宗周成王之學

書說命商書篇名。說傳說也。築于傅巖之野。王曰來

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台。子也。小子。高宗謙稱也。甘盤。商賢臣。既乃

遜于荒野入宅于河河。亳。皆地名。暨。及也。罔。無也。顯。明也。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遜。隱也。徂。往也。

惟翹彙若和羹爾惟鹽梅爾交修子罔亦棄子惟

克邁乃訓邁行也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建立也

學于古訓乃有獲獲得也事不師古師法也以克永世克能也

也永也匪說攸聞匪非也惟學遜志務時敏遜謙抑也務專也敏速也

厥脩乃來允懷于茲允信也懷念也茲此也道積于厥躬積聚也厥躬也

其也躬也惟敦學半敦教也念終始典于學典常也厥德脩躬也

罔覺罔無也覺猶知也監于先王成憲監視也先王謂成湯憲法也其永無愆愆過也惟說式克欽承式用也克能也承奉也旁招俊人旁廣也俊賢也又謂有治人之才也列于庶位庶衆也位職也

臣按高宗之為太子也學于甘盤學未大成而

甘盤遜歸荒野自河而毫不知所終高宗自失

甘盤茫然無所於學既得傅說遂命之以續甘盤之業爾惟訓于朕志者望說以格心之事也

酒非麴蘖不成羹非鹽梅不和人君非賢者脩輔無以進其德汝交修我而無棄我我能行汝之教高宗之望於說者如彼其切說其可忘言乎王人所以求多聞者是惟立事而已學必施於事然後為有用之學不然則所聞雖多果何為哉古訓者古先聖王之訓若書之典謨是也

學必求之古訓然後有得若讀非聖之書其何益乎獲者得之于已也學必自得然後為功不

然則道自道我自我猶未嘗學也。人君行事當以古人為師。若自任己意不師古昔而能長治久安者無是理也。于是又言為學之要。惟在遜志時敏。遜志者卑遜其心。雖有如未嘗有也。時敏者進修及時。日新而又新也。凡人之害于學者。驕與怠而已。驕則志盈善不可入。怠則志惰功不可進。遜則不驕。敏則不怠。所修之道自將源源而來。如井之泉。愈汲愈有矣。夫人孰不知此。然體之不誠。則雖得易失。惟信之深。念之篤。然後道積于厥躬。猶積善之積。今日造一理。

明日又造一理。今日進一善。明日又進一善。持久而不替。則道積于身。身即道道即身。渾然無間矣。於是又言教之與學各居其半。我之所教僅能半之。高宗於此尤當自力必也。一念終始常在於學。無少間斷。然後德之所修有不知其然而然者。曰終始。不曰始終者。學無止法也。上言道之積。下言德之修者。以理言之。是謂道。以所得言之。是謂德。非有二也。說論為學之方至矣。猶慮高宗未知所法。則又勉之以成湯為法。成湯既盛矣。德猶恐其有慙。過必改而不吝。儻能。

視其成法安得有愆君德既修然後大臣可舉其職招賢能以列庶位說其敢不敬承乎學之丁字前此未經見也高宗與說始言之遂開萬古聖學之源其功亦大矣哉

敬之 羣臣進戒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
成王之詩 也。就。成也。將。成也。
也。大。學。有。緝。熙。于。光。明。緝。續。也。佛。時。仔。肩。佛。音。弼。輔。也。時。是。也。仔。任。也。肩。負。也。 示我顯德行

臣按成王即政之初群臣進戒首以敬之敬之為言成王則謂予小子不聰而未能敬方期日有所就月有所進其道何由惟學而已蓋學則

以學力去闇晦

有緝熙光明之功凡人之性本自光明大學所謂明德是也惟其學力弗繼是以本然之光明日以闇晦今當從事於學猶婦功之績接續而不已以廣吾本性之光明然輔弼吾使能當此責任則群臣之責也願示我以顯明之德行使曉然知用力之方此成王慮學之難進故望于群臣者如此德者行之本行者德之發成王之學惟欲充其性之光明進其身之德行豈後世務外者比哉

以上叙商高宗周成王之學

臣按二君初非聖人之資惟其知學之本故能克已蹈道卒為商周令王後世未有及之者學之有功於人如此哉

帝王為學之本

漢高文武宣之學

漢高帝初定天下太中大夫陸賈時時前稱說詩書帝曰乃公居馬上得之乃公帝自稱也安事詩書賈曰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鄉使秦已并天下修仁義法先聖上下安得而有之帝有慙色謂賈曰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

以此責賈
將道舜灌
何地是以
論人宜恕

之者及古成敗之國賈乃祖述存亡之證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帝未嘗不稱善稱其書曰新語

先儒胡宏曰賈之對宣曰陛下之得天下非專馬上之力也蓋陛下本以寬大長者受懷王入關之命為天下除殘賊所過亡鹵掠赦秦降王子嬰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約法三章父老唯恐陛下不為秦王庶幾三代得天下之仁項王負約王陛下於蜀漢陛下忍而就國用蕭何為相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項羽賊殺義帝陛下舉軍編素告諸侯而伐之庶幾三代取天下之義

不辭齷自用多大略得英雄心師張良任陳平將
 韓信庶幾堯舜禹湯文武知人之明鎮撫百姓下
 令軍士不幸死者更為衣衾棺斂轉送其家庶幾
 堯舜禹湯文武哀鰥寡恤孤獨之政此數者陛下
 所以得天下也今天下已定願陛下退叔孫通聘
 魯二生使與張良四皓及如臣者共論所以承三
 代之宜定一代大典以幸天下以詔萬世使陸賈
 有是對而漢祖用其言則必六宮有制適庶有辨
 教養子弟有法后夫人嬪婦各得其所矣又安有
 戚夫人為人彘趙王如意淮陽王友梁王恢之皆

不得其死哉又安有審食其瀆亂宮闈之醜而呂
 氏至于族滅後世世有外戚之禍哉則必制國有
 法荆王賈楚王交代王喜齊王肥不封數十縣而
 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及臯陶伊傅周呂
 之裔得血食矣則必體貌大臣蕭相國不繫獄繫
 布陳豨盧縮韓王信不皆叛矣則必不襲秦故尊
 君抑臣而朝廷之上制禮以道謙尊而光苞剛不
 亢臣道上行致天地於交泰而大臣可以託天下
 委六尺之孤矣則必封建諸侯藩垣屏翰根深蒂
 固難于傾拔可以正中國四夷之分不至畏匈奴

封建可以
 安否

與之和親而手足倒置矣則必復井田之制不致後世三十稅一近於貉道富者田連阡陌俗擬公侯而貧民窶苦失職矣則必待御僕從罔匪止人有疾病不枕宦者固臨棄天下公卿大夫受顧命婦寺不得與而大正其終矣

臣按胡宏之論深中當時之失蓋賈雖有修仁義法朱聖之言而其所陳不過秦漢間事安能舉其君於帝王之隆哉此宏之所以深惜也

漢文帝時賈誼為長沙王傅歲餘文帝思誼徵之徵也至入見上方受釐坐宣室釐福也宣室殿名上因感鬼神

事而問鬼神之本誼具道所以然之故至夜半文帝前席古者君臣皆席地而坐故坐久相親則前席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不及也

臣按文帝之問賈誼及於鬼神之本鬼神者何陰陽造化之謂也帝之問及此其有意窮理之學乎誼具道所以然之故帝為之前席其必深有感于心矣惜史氏之不載也然鬼神之事至難言也在孔門惟季路問事鬼神宰我問鬼神其他問人高第本抵問仁問孝問政而已蓋幽明一于致而其理一原知仁義則知陰陽能盡性則

能至命誼之對亦嘗及此否邪厥後新垣平以
詭詐進帝爲之惑是未嘗知鬼神之情狀也帝
有窮理之心而誼無造理之學故君德成就終
有媿于古吁可慘哉

武帝卽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制曰朕欲聞大道之要
至論之極董仲舒對曰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
明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

臣按彊勉學問者致知之事也彊勉行道者力
行之事也中庸曰博學之審問之謹思之明辨
之篤行之學問思辨皆求以知之篤行則所以

行之也又曰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
之者彊勉之謂也仲舒之學蓋有見于此而帝
不能用也慘哉

又曰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
矣高明光大不在乎他在乎加之意而已願陛下設
誠于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

臣按武帝之於道徒聞而不尊徒知而不行此
其受病之本故仲舒箴之高明以智識言光大
以事業言古之聖王有所聞則必尊不徒聞而
已也有所知則必行不徒知而已也故充其智

識則高明見諸事業則光大由其有求道之誠故也使帝能用其言設於內而致行之不徒為聞道之名要必有履道之實則其所至詎可涯也哉

又曰堯舜乎諸侯舜興乎深山非一日而顯也蓋有漸以致之言出於已不可塞也行發于身不可掩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也故盡小者大謹微者著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故兢兢日行其道而舜業日致其孝善積而名顯德章而身尊積善在身猶日長加益而人下知也積惡在身猶火銷燬而人不

益動而異日海無疆非知易者不以此

見也

臣按西漢儒者惟仲舒其學純乎孔孟其告君亦必以堯舜蓋自七篇之後未有及此者使帝置仲舒於左右承弼之地必能以二帝三王之道日陳於前繩愆糾繆格其非心安得有極意奢淫之失窮兵夷狄之禍又安得惑邪臣之譖與巫蠱之獄而致父子隔絕闕庭流血之變哉故劄三策之言尤切者著于此以見武帝雖有志于學而實不知所以學為可惜也

倪寬見武帝語經學上曰吾始以尚書為樸學弗好

及聞寬語可觀乃從寬問一篇

臣按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皆人主之軌範也武帝初以為樸學弗好既失之矣及聞寬說可觀又止從問一篇則是其好如故也然聖經之蘊無窮隨其所入皆必有獲百篇之書無所不備使帝於其一篇果嘗深玩而服膺焉修已治人亦有餘用而帝之行事未見有一與書合者是亦徒問而已果何益哉

武帝詔求能為韓嬰詩者徵蔡義上召見說詩甚悅之擢為光祿大夫給事中進授昭帝

臣按武帝悅蔡義說詩既引以自近又使授其子意亦美矣然不知義之講說其果能有得詩人之指邪夫詩三百以關雎為首重風化之源也而武帝之衛后以詭者進李夫人以徂進大本如此他可知矣故窮奢極欲則非鴛鴦之義重賦橫斂則昧碩鼠之戒以天旱為乾封安有雲漢之恐懼用讒言殺太子不監青蠅之罔極孔子曰誦詩三百不達于政雖多亦奚以為武帝近之矣

宣帝高才好學年十八師受詩論語孝經

知本之言

元康元年詔曰朕不明六藝謂詩書禮樂鬱于大道鬱不明也大道謂先王之道是以陰陽風雨未時其博舉吏民厥也窮也窮也身修正通文學明於先王之術宜究其意者二人宣通

孝元帝為太子柔仁好儒見上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繩下刑謂刑法各謂名家者流嘗侍燕從容言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

宜用修正之人則達於時宜又與元康詔書合

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歎曰亂我家者太子也

臣按宣帝之詔以陰陽風雨之未時由其不明六藝闇於大道蓋人君不明經不知道則無以正心而修身一念之不純一動之失中皆足以姦陰陽之和故洪範以雨暘燠寒風之時為肅又哲謀聖之應五者之不時為狂僭豫急蒙之應人主之一心與天地相為流通而善惡吉凶之符甚于影響蓋如此後世人主鮮或知者而帝獨知之可謂卓然有見矣然其所舉吏民之厥身修正通文學明先王之術者乃寂無聞焉夫正身明道之士誠世之所鮮有使帝果以誠

求之豈無一二近似者出為帝用夷攻當時惟一王吉粗欲建萬世之長策而舉明主於三代之隆帝已視為迂濶矣使子思孟子生乎其時皇皇於仁義而不汲汲于功利其與帝相鑿將有甚焉者然則正身明道之士窺見此指其肯輕為帝出哉夫以德行仁者王以力假仁者霸其為道若白黑之異色清濁之異流不可雜也雜則黑與濁者終勝矣帝乃以霸王道雜為漢家之制度可乎且帝嘗受論語矣語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道之以德齊之以禮

有耻且格又曰子為政焉用殺則夫子之意正欲人君純任德教也又嘗立書春秋于學官矣孔子定書紀文武成康之政為後世法而春秋尊王道黜霸術是夫子之意正欲人君純用周政也帝乃曰德教不可任周政不可用則是論語不必受書春秋不必立也俗儒是古非今固不足用獨不當求真儒而用之乎以俗儒不達時宜而并儒之通世務者棄之是因噎而廢食也以高材好學之君而擇術如此是以厲精為政雖能致一時之治而刑餘周召法律詩書卒

不免カ基キ後ノ來ル之ノ禍ヲ借ル哉。

以上叙漢高文武宣之學。

夫學之於人，猶水之於木也。木無水則枯，人無學則死。故君子必先其心，而後其氣，而後其力，而後其知，而後其能。此其所以為學之序也。漢高祖、文、武、宣，皆天之授也。然其所以成其業者，皆由學之有本也。故曰：學，所以成德也。德，所以成業也。業，所以成國也。國，所以成天下也。此其所以為學之要也。

